

第一回 賢父母姻聯才與貌 俏孩提緣弄性兼情

詩曰：

青藜有美出於天，形管多才不偶然。
庸俗薰人應老學，芳香驚座每髫年。
倘飛白雪登龍後，定吐陽春竹馬前。
慢訝一時相遇巧，三生原是好姻緣。

話說前朝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，有一個秀才姓昌名全，表字天佑，他祖上原是薊州軍籍出身，因父親曾舉過孝廉，遂入籍松江。這昌全自小兒就進了學，後來父母雙亡，家資日漸涼薄，止遺下薄田數畝，俱叫一個家人昌儉管理，收租以供薪水讀書之費。其妻杜氏，甚是賢淑，夫妻兩個過日頗稱宜室宜家。到了四十上下，方生一子，取名昌谷，表字若虛。這昌谷生得面如春雪，體若秋山，繡襖中便乖巧異常，到了六歲，昌全恐怕從個俗先生，誤了他，遂帶在身邊自教。這昌谷天性聰明，一教即知，知了便能，背誦不忘。到了七歲，四書俱已讀完。昌全見他資性不凡，就與他講究作文，至於詩詞歌賦，並未教他，他便出口成章。

忽一日，聞得外面哄傳，今日西門外錦香裡，有一社會甚是齊整，許多人都去看了。昌谷聽見，便要叫昌儉領他去看。杜氏道：「會中人多，你娃子家，昌儉一個那裡照管得你來？況昌儉還有事要做，也沒工夫領你去。」昌谷心心念念，只想要去，聽見母親不放他去，便眼淚汪汪，愁眉苦臉。父親見他這般光景，心甚不忍，因說道：「我兒，你不要哭。等吃過早飯，我自帶你去看吧。」昌谷聽見父親肯帶他去，便歡天喜地，連忙催母親收拾飯吃了。杜氏又拿出兩件新鮮衣服，替他換了，打扮得像個玉人兒一般，跟隨著父親出門，竟望錦香裡而來。

只見一路上男男女女，攜老挈幼，俱來看會。昌全領了兒子，也慢慢隨著眾人而走，才走不得三五箭路，只聽見背後一人叫道：「天佑兄，等我同行。」昌全回頭一看，卻是他同窗好友朱天爵。因說道：「仁兄為何亦有此興？」朱天爵笑道：「佳興與人同耳。小弟何獨無之？」因指著昌谷道：「這想是令公郎了？」昌全道：「正是小兒。只因小兒要看，故帶他同走。」遂叫昌谷過來，與朱伯伯作揖。昌谷連忙走在下面，深深作了一揖。朱天爵見他舉動舒徐，面目清秀，因說道：「吾兄有此寧馨，異日必能跨灶。」二人說說笑笑，一路徐步而行，早聽見遠遠的鑼鼓喧天，二人遂走入錦香裡市中。

只見家家懸彩，戶戶垂簾，無數的老少婦女，俱穿紅著綠，站在門前看會。不是接了親戚來家看的，就是沾親帶故自己來看的。故此家家門首都是些女人，甚是熱鬧。也就有許多浮浪子弟，往來不絕。或簾隙偷窺，或樓頭遠望。他二人因帶了昌谷，不便在人叢中挨擠，要揀一空處站立，逐家走來，家家擠滿。只有一家門首簷略寬些，遂立在這家門首竹簾之外。

隔不多時，街上人紛紛的擁來，說道「來了！來了！」又停了半晌，一陣陣、一隊隊的鮮明旗幟，里長社火俱各扮了故事，跳舞而來。後面就有許多的台閣，內中或有扮蘇東坡游赤壁的，也有扮陶淵明賞菊的，也有扮張生游佛殿的，眾人俱圍住觀看。朱天爵看了，忽大笑道：「蘇東坡、陶淵明，難道是這等一個嘴臉？」因順口念出一句道：

千古高賢，換面改頭成俗子。

朱天爵方才念了，昌谷在旁聽見，就應聲對一句道：

一群惡少，聳肩疊背學才郎。

朱天爵無意中，忽聽得昌谷隨口對出，不覺大驚，對著昌全說道：「原來令公郎，小小年紀，有如此敏捷之才！又工之確，雖老學宿儒，一時亦不能如此，真乃奇童也！」朱天爵正看著昌谷贊賞，不期身後有人說道：「要對這對，也不為難。」朱天爵急回頭看時，不是大人，卻是一個老家人，抱著一個小女子，出簾來看會。再看那小女子，也只好六七歲，生得一個面顏就似花朵一般。朱天爵乍見，又驚又喜，因問道：「小姑娘，你說對此不難，你何不也對一句？」那小女子不慌不忙，也隨口對一句道：

三家村漢，畫眉搽臉扮佳人。

昌全與朱天爵二人，忽聽見抱的小女兒也對出一句奇對來，甚是驚訝。急急要問他是誰家的女兒，此時會已過去，那家人已抱女兒入簾去了。欲要走到簾前去問，爭奈簾內都是些內眷，怎好開口？正在簾邊躊躇，只見一人從簾內走出來，拱拱手道：「原來二位仁兄在此。」

你道這是何人？原來也是他二人同學的朋友，姓端名居，表字無倦，住在城外，這就是他姐夫家裡。因姐姐接他看會，故同了妻女到此。他在簾內已看見多時，因不便邀他二人進來，故推不見。忽聽見那小學生對得對句敏捷精工，就打帳出來，問是何人？不期女兒容姑也對了一對，不相上下，更加歡喜。又聽見朱天爵不住口的贊揚，道：「怎一時間就有這一對才美的小兒女，真是奇事。」端居歡喜之極，按捺不住，故揭開簾子走了出來。

朱天爵看見，方知是端居。便笑說道：「好人呀，怎躲在裡頭，也不叫我一聲。」端居道：「此乃敝姊丈家裡。因家姊接小弟同弟婦來看會，因貪看會，竟不曾看見二位仁兄。得罪、得罪。」朱天爵笑道：「這也罷了。且請問，適才對對的這位小姑娘，是誰人之女？怎具此敏捷之才，令人愛殺！」端居笑道：「這就是小女，胡亂取笑，何敢當二位仁兄之譽。」因指著昌谷說道：「這位小學生，對的佳句，方算得一字一珠也。莫非就是天佑兄之令郎？」昌全道：「正是小兒。妄言出丑，自不知羞，今聞令愛妙句，自不敢再作矣。小弟與仁兄相與也不淺，竟不知仁兄有此閨秀。仁兄真可謂善於韞積矣。」

朱天爵又問道：「令愛今年幾歲？」端居道：「小弟止有此女。今年才得七歲。」朱天爵又問道：「令愛是幾月生的？」端居道：「是三月。」昌全道：「原來與小兒同年，小兒只長令愛一月。」朱天爵因指著昌谷說道：「有此才郎，正宜配此佳人。今日無心一對，大有天緣。且兩人對中，卻又暗合著才郎佳人，自然是一對佳兒佳婦。這段姻緣不可當面錯過。我如今也不管你二人肯與不肯，我定要做個月下老人，與你二人結為親家。何如？」

正說著，又是一起會來，打得鑼鼓喧天，眾人齊擠上前觀看。會過了，端居即領了昌谷到簾內來，與眾親眷看。眾親眷聽見外邊說，要將他與端家做女婿，人人歡喜，俱向李氏說道：「端奶奶，你招了這個標緻的女婿，也不枉這般如此聰明。」

才女貌，真是玉琢成粉，捏就的一對好夫妻。」因叫昌谷與端奶奶作揖，道：「這就是你的丈母了。」

昌谷聽見，恭恭敬敬作了兩個揖，又與眾婦人作揖。眾婦女又風風要要指說道：「這姑娘就是你的娘子了。你們兩人也該相見。」遂將昌谷立在右首，又將容姑立在左首，也叫他作了兩個揖，就同坐在一處，看簾外的會來。眾婦人拿了許多點心茶果與他二人吃，又不住向端奶奶面前稱贊昌家學生的好處，李氏亦甚喜歡。

又看了半日，方才過完了會。昌全欲要回去，端居道：「這裡是我姊丈家中，小弟也做得半主。敢屈二位仁兄進內一坐？」朱天爵笑道：「你如今得了佳婿，也該先請媒人吃杯喜酒。」遂一手拉了昌全，三人同走入堂中。不一時，內中送出茶來，端居即吩咐小廝收拾便酒。朱天爵因問道：「令姊丈尊姓，請來一見？」端居道：「家姊丈姓柏，楚中貿易未歸。舍甥尚幼，不敢奉陪。」

須臾擺上許多肴饌，俱是要留親戚現成的。三人坐定而飲。此時昌谷已被裡面婦女留住，在內吃飯了。三人飲了半晌，朱天爵道：「我三人俱係同學，實與他人不同。今你二人結成親家，以後便是至親。我做了媒人，常言道：『九子不忘媒。』將來親友之情，綿綿不絕矣。」昌全道：「小弟寒薄，誠恐有玷無老門楣，實不敢啟齒耳。」朱天爵道：「我兄差矣。從來婚姻論財，君子恥之。又云：『善嫁者只看郎君。』今令郎具此天才，後日包管穩步雲梯，過於爾我。」端居道：「小弟止有小女，實欲擇一佳婿。今日幸遇公郎，只一對而令我羨賞。後日鵬程，誠如朱兄之言。使小女得配君子，是我所深願也。」

朱天爵聽了，大喜道：「端兄言出真誠，一言為定。昌兄不必過謙。」因又問昌全道：「兄可曾帶得有聘物在身邊嗎？」昌全道：「小弟偶爾出門，實不曾帶得。」端居道：「古人一絲為定，不在輕重多寡。」昌全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小兒身上倒有一件，不知可作得聘物？」朱天爵忙問道：「令郎帶的是甚麼物件？」昌全道：「小兒帶的，還是祖上傳遺一塊漢玉，良工琢成一對雙魚。小弟留作鎮家之寶，就將此為定，可好嗎？」朱天爵道：「這是絕妙的寶物。有此美玉無瑕，使他夫妻如魚水之歡。即溫家之玉鏡台也。有何不可？」遂對端居道：「兄進去，領了令愛與昌學生一同出來，我自備處。」

端居遂走入內，領了二人出來。昌全看見他女兒，垂垂絲髮，窄窄弓鞋，十分可愛。又見兩孩子竟象終日相熟的一般，嘻嘻說笑。朱天爵遂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今日迎神會定是吉日，可使昌學生拜見了岳丈，端姑娘拜見了公公。」端居大喜，忙叫取氈單出來。

此時眾婦女俱在後堂觀看。不一時鋪下紅氈，朱天爵攙他二人，拜了昌全四拜，又拜了端居四拜。即向昌谷腰間解下玉魚。果見玉色瑩然，制手精美，隨付與端居。端居一看，雖是一塊玉，卻已制成兩個比目魚兒。因嘖嘖贊好道：「真是世家舊物。得此不啻連城矣。」朱天爵復取來，遞與容姑道：「雙魚聘定。你二人日後宜室宜家，振振麟趾，受金章紫誥之封。」遂使他二人也對拜了四拜，又使他二人入內拜了丈母與姑娘。

拜完，昌谷方才出來，坐在席上吃酒。一個得了佳婿，一個聘了佳婦，二人甚是歡喜，俱謝朱天爵撮合之功。二人彼此稱為親家，又飲了半晌，見日色已低，昌全、朱天爵方才與端居作別，帶了兒子進城。到了半路，昌全又與朱天爵別過，方同兒子慢慢的走回家中。見了杜氏，遂將兒子定親之事，從頭至尾細細說知。杜氏也甚歡喜。自此昌端二姓結成兒女親家，愈加親熱。時朝月節，送盤送禮，往來熱鬧不題。正是：

生前想是並頭蓮，今始雙魚種玉田。

為甚相逢三訂約，要將成敗弄情緣。

卻說此時天下雖然全盛，只奈邊疆沒有良將，遂致軍威不振，兵馬不充，朝廷甚是憂慮。當有閣臣與大司馬商議道：「目今邊將屢屢有告急文書，求增兵添將。若要考選將才，募集壯士，一來又要騷擾天下，二來又未免虛計歲月，緩不濟事。為今之計，莫若將歷年軍籍這些逃亡之人，勾攝而來，不下數萬，仍編入軍伍，以備邊庭之用。則兵不勞而邊庭永固可守矣。」朝臣皆以為然。大司馬王常即出名上了一本，本內備細條陳。天子見了，龍顏大悅道：「以四方無用之逃民，作九邊王家之勁卒。深為得體。」遂批准了，著部臣商酌行之。

部臣奉旨，不敢停留，遂將在逃的軍籍查明，連夜做成文書，差人發在驛遞鋪中，叫他照文書打到各府州縣去，追攝解來。驛丞見是奉旨緊急軍情，不敢遲延時刻，隨即從省至府，從府至縣，文書雪片的下來。早有文書到了松江府中。府尊看罷部文，即抄出來文，星夜發與各縣。華亭縣縣官丁廷舉，接了來文，見是勾攝逃軍嚴緊事情，隨照來文名姓，另簽出牌票，差人分散到各圖各裡去追攝不提。

卻說昌全自從與端居結親，見媳婦如此有才，心中甚是歡喜，自己專心訓教昌谷，望其早成。遂在家中收拾了一間書室開館，附近居鄰知其飽學，俱爭送兒子來拜從。昌全再三推辭，止留了四個學生，陪伴昌谷讀書。

忽一日清早，昌全尚未起身，早有兩個青衣敲門。昌儉開了門問道：「二位何事，如此早來？」兩個青衣道：「我們是奉大爺之命，要見你相公有句話說。」昌儉見說是本縣大爺差來的，不敢怠慢，連忙請進道：「我相公尚未起身，二位請坐著，我進去通知。」二人走入堂中各位坐下，昌儉遂走到房門外，低低說道：「外邊有兩個差人，說是縣裡大爺差來，要求見相公的，今在堂中坐等。」

昌全忽然聽見，因想道：「這又奇了！我自入學宮，足跡不至公堂，又無公事干涉，為何這丁父母使人來請我？」因說道：「你可出去回他說，我相公無事於公門，又非通家世誼，又無師友之交，去見亦可，不去亦可。如必欲要見，等早堂時去可也。」

昌儉只得走出回覆差人。差人道：「大爺立候要見，你快進去說聲。」昌儉又進來說，杜氏道：「大爺乃一縣之父母，他既著人來請，畢竟有事要與你商量。你也不可十分固執，見見何妨？不可拂其來請之意。」

昌全聽了，只得起來梳洗，走出堂中見了二人。拱拱手道：「不知丁父母何事要見小弟？有勞二位早來。」差人因知他是縣裡有名的秀才，一時不好變臉，因上前說道：「大爺有件疑難訟事，久聞得相公飽學，要請一見。今老爺坐在後堂，立等相見。」昌全聽了，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待我進去換了衣服同去。」差人道：「這個倒不消了。老爺今在後堂，不妨隨身褻衣相見。」昌全道：「見官長豈可如此？換了大衣去才是。」

差人見他要進內去，忙攔住道：「相公不必進去了。若再遲挨，恐累我們受責。」昌全見他們如此緊急，因問道：「端的你老爺有何事要見我？」差人道：「有事無事，我們不知。相公見過，自然曉得。」昌全沒奈何，只得隨了差人出門而去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禍福須臾，別離頃刻。

不知見了縣尊果是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飛花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